

随笔小札

传灯记

●肖培欢

老宅天井积着昨夜的雨水,倒映出了神龛前将灭未灭的长明灯。檀香案上摆着盏未完工的琉璃灯,灯骨上金漆勾的缠枝莲才画到半途,像条断在时光里的河。

“阿妹回来得正好。”三叔公叩了叩铜烟锅,青灰簌簌落在靛蓝大襟衫上,“正月廿四要办灯会,你爸应承的十二盏走马灯……”

檐角风铃突然叮咚作响。二十年前的光景忽在眼前流转:父亲总在冬至后开始扎灯架,我偷拿篾条编蚂蚱,总被他用潮剧念白嗔怪:“小娘子,莫动我营生。”那时,他手背尚未爬上蜈蚣似的烫疤,灯纱

上画的还是《陈三五娘》的荔枝盟。

红泥炉上的砂铤子突然长啸,惊散往事。三叔公斟了轮蜜兰香,茶烟里浮出位穿香云纱的老者。“这是蔡师傅,潮州最后一个会打琉璃灯的匠人。”老人枯枝似的手指抚过灯架,“你爸跟我讨教过三个月,原说要让老手艺在灯会上亮起来。”

我跟着蔡师傅穿过晨雾中的牌坊街。开元寺前的灯笼铺正在蒸竹篾,水汽裹着桐油香漫过青石板。老师傅突然驻足,望着一对在橱窗前争执的母女。穿汉服的姑娘举着LED莲花灯:“这多亮堂!”母亲攥紧

手中的竹骨纱灯:“你阿太当年……”

“这就是你爸非学琉璃灯的缘故。”蔡师傅从锦盒请出盏残灯。七彩琉璃在晨光中流转,灯壁上竟有游鱼逐浪的暗纹,“光绪年间的老物件,当年要灌铅水封釉。现在年轻人嫌繁复,可你爸说,总得留几盏灯照见祖宗的手温。”

甲第巷深处的工坊里,时光仿佛被潮州木雕封存。蔡师傅点燃七芯灯,琉璃片在蓝火中渐成流质。我照他教的吹气法,看赤红琉璃在铁管端头鼓起,忽然记起幼时父亲教我吹糖人。那些瞬间的呼吸,原

来都通向同个血脉。

“手别抖。”老人突然按住我腕间的银镯,镯上篆刻的木棉花正抵着祖传的琉璃管。一千摄氏度的琉璃液在旋转中舒展,父亲未完成的莲瓣在我掌心重生。工坊外传来纸影戏班的开台锣鼓,蔡师傅说那是《张春郎削发》的调子,潮剧里最考究水袖的戏码。

暮色漫过湘子桥时,我抱着琉璃灯走向韩江。十二盏走马灯已在两岸次第亮起,蔡师傅的琉璃灯悬在正中,虹光投在江面碎成万点星子。对岸忽然传来英歌舞的三声鼓,戴青面獠牙面具的舞者踏浪而来,手中木槌击打声,竟与当年父亲扎灯时的敲击声重叠。

灯影里浮出父亲的面容。原来,他早就把告别藏进未竟的灯画里——那半朵缠枝莲延伸的方向,正指向我腕间绽放的木棉。江风裹着潮剧唱段掠过耳际:“莫道灯尽油枯,且看火种传新烛……”

最后一盏琉璃灯亮起时,我望见年轻姑娘捧着竹灯走向母亲。灯纱上《苏六娘》的荔枝红得透亮,映着两代人重叠的身影。对岸老茶铺的工夫茶香顺流而下,混着潮起潮落的千年往事,漫过我们共同的河床。

东园文学奖
征文选登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诗人心语

为每滴汗水加冕

●陆德峰

起重机将晨光吊起时
脚手架正在生长
钢筋混凝土里
藏着汗水浇筑的黎明

铁锹铲起岁月
每一铲都在大地上
刻下无声的誓言
安全帽下的眼神
比正午的太阳更炽热

流水线是时间的传送带
零件与梦想一起转动
那些沾满油污的手掌
托起生活的重量
比任何珠宝都闪亮

五月,为每滴汗水加冕
暮色中,工人们走出工地
身后的高楼正在拔节
他们将疲惫叠进晚风
胸前别着五月的勋章

光影定格

筋骨

张亮亮摄



微小说

一碗牛肉面

●罗瑞雄

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,总有一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,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,叫人难以忘怀。

对于来自西北地区、在异乡工厂里打拼的刘大伟而言,那一碗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的牛肉面,便是这样一份珍贵的记忆。

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傍晚,天色已晚,街道上行人稀少,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寒风中摇曳。

刘师傅所在的工厂,经常需要加班赶订单。为了改善家里经济,刘师傅在这间工厂一干就是5年。

在嘈杂闷热的工厂里,流水线工人汗流浹背,日复一日重复着机械的动作。这天,刘师傅虽已非常疲惫,却仍咬牙坚持。手中的工件如流水般划过,每一秒都在考验着他的耐力与毅力。

一天的工作,早已让刘师傅筋疲力尽,而生活的压力,更如一座无形的大山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刘师傅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,心中满是疲惫与孤寂。

就在这时,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,那是牛肉面的味道,熟悉而又诱人,瞬间唤醒了刘师傅沉睡的味蕾。

刘师傅不由自主地循着香气走去,不久便来到了一家小小的面馆前。店面虽不起眼,但灯光温暖,蒸汽缭绕,仿佛在为此寒冷的冬日增添一丝暖意。

他推开门,一股暖流瞬间扑面而来,与外面的寒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店内灯光柔和,几张木桌旁坐满了食客,他们或低头品尝,或轻声交谈,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。

刘师傅找了个空位坐下,大声喊道:“老板,一碗牛肉面!”

老板闻声而来,是一位中年大叔,和蔼可亲。

点完牛肉面后,刘师傅才发现自己手机没电、钱包落在工厂的生产线上了。他窘迫地翻着口袋。一会儿,老板已把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端上桌,说:“先吃,回头顺路再给我钱吧!”见刘师傅犹豫,老板笑指墙上泛黄的纸条“谁都有难处时,一碗面

管饱”。

“不瞒你说,我曾是一名下岗工人,为了养家糊口,3年前,我才开了这间牛肉面馆,由于出品好,生意还不错呢。”老板说道。

刘师傅看着自己面前这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,汤色清澈而醇厚,几片酱红色的牛肉静静地躺在面条之间,几片嫩绿的葱花漂浮其上,仿佛是艺术品中的点睛之笔。

面条细长而有弹性,吸饱了汤汁的精华,显得格外诱人。他急忙地夹起一筷子,将牛肉面送入口中。

那一刻,所有的寒冷仿佛都被这碗牛肉面化解了。牛肉的鲜嫩、面条的滑爽、汤汁的鲜美。细细品味,仿佛能感受到儿时的味道。而对刘师傅来说,这不仅仅是一碗面,更是一份温暖,一种家的感觉。

后来,刘师傅还了面钱,还成了面馆的志愿者,那墙上的纸条如今添了新笔迹——“善意会循环”。

日后,每当寒风再起,刘师傅都会想起那个冬日黄昏,那碗给予他无限温暖的牛肉面。